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王禮考 親征

皇明

太祖自渡江以後 親御戎行者九而戰苦履險幸脫于
難者惟鄱陽之役從克武昌後下偽吳取中原 六飛
俱不在行

成祖永樂七年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 諭
令通好爲本雅失里所殺 七月征虜大將軍淇國公
丘福左右副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左右叅將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率師征本雅失里先是韃靼

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未虜王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戕瓦剌三酉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九月遣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

十月上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八年二月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留守北京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丁未車駕發北京三月甲戌駐蹕鳴鑾戍瓦剌順

宰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答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

賜絲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 車駕次

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
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 丙申 駐蹕清

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渴

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癸卯 車駕次玄石

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

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 車駕次擒胡山製銘刺石

曰瀚海爲鍾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賜其泉

名靈濟 甲寅 車駕次廣武鎮 賜其泉名清流製

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五月乙卯 車駕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
布陣麾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迫以七騎
渡河遁去遂班師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詐降
逆戰敗走 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 車駕次開平
宴勞將士遣楊榮齎書諭 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
北京 壬午 車駕至北京 十二年二月 詔親征
瓦剌先是 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
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 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
安侯鄭亨寧陽侯原楚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
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 車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殿

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朔虜

寇峇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等率衆逆我師 上

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

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級餘衆敗走上還

帳中 皇太孫入見 上語以虜敗之故 皇太孫叩

首稱賀 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

之必盡殲乃已 皇太孫對曰 陛下督戰勤勞 天

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

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 上然之 庚戌班師戊午

駐蹕三峰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朵

兒只答卜等來朝 命中官王安齋 勅往勞之 已
已 車駕次黑山峪 勅 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
宗廟社稷遂頒 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癸巳 駐
蹕宣府 巳亥駐蹕沙河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
指揮使楊義進迎 鑾表至 八月辛丑朔 車駕至
北京 上御 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從征將
校 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十九年十月阿魯台數
寇邊 二十年二月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
北征餽運 三月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
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
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

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繁育而已豈
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 詔封爲和寧王母妻
皆爲夫人 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
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
而克恃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旣歸往往就途劫掠

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
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
大寇興和 親征之議遂決在 廷文武之臣群謀僉

同 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餼諷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 親征告天地 宗廟社稷 戊寅輟祭于承

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 車駕發北京

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 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

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

計能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

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夏

四月辛丑 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猝遁去遺馬二千

餘匹於洗頭嶺 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

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

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

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 駐蹕獨石 賜隨征文武群臣

宴 乙丑 車駕度偏嶺 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
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
謂諸將曰兵行有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
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
之習熟行陣倅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
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
中 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
是日 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
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
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
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

餘或半中孫亭不中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
克辦事官 辛未 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徃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
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
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
以為殷鑒矣因以 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
發西涼亭次閔安 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
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
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
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
之法 癸未 車駕發威震次行舟 命戶部以山西

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 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變攻萬全 上召諸
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
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
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
丙辰朔己未 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
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
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
慄其母及妻聞之罵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
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
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

輜重于濶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默窮則走然此點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 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群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遑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 命旋師是夜 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 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六

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 命鄭亨王通薛祿將
之 庚午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斃數萬餘驅牛馬
車輛西奔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
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
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 上乘高望之見寇復
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
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
又 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林間神機
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計數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
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臾之率騎兵追奔三十

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
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聞屯諸
將皆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
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入
月乙酉朔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
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壬戌昧爽上乘法駕
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
上表賀平胡二十一年秋七月虜中來降者言阿魯
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
師擒其巢穴復勦其黨兀良哈之衆窮亦甚矣今以朕

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
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
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 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

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
馳攻之 八月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

楊榮扈從 甲寅 車駕發宣府次沙嶺 賜諸將內

廐馬 庚申 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

命倍時值酬之 九月己卯朔 駐蹕沙城朝鮮國

王李柵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 命虜

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

夏爲瓦剌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

聞天兵復出必病走遠避豈復敢萌南向之意 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主 賜名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寶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 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慮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 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 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 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 宗廟社稷畢

御奉天門文武群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
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關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
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
效 上曰兵豈可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
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
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 召公侯大臣計之
且告以金忠之意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
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 上決之 上
可其奏即日 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三月戊寅大

閱 夏四月戊申以 親征胡寇命 皇太子告天地

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巳酉 車駕發

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

山川 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 車駕次隈寧 五月

巳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乙卯 車駕次開平 甲

申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 諭之曰朕昨

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

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 陛下

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峴岡

玉石俱焚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

人有罪罰及無辜耶 命革 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

獲胡寇齎往虜中 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

朕待之甚厚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意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 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午 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谷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丙申 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

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
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丁
酉駐蹕清平鎮 巳亥 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
朔 帝出塞巳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
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 戊午
車駕次玉沙泉 巳未 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
車駕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
荅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
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
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 癸亥 車駕次連秀
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

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
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
矣 甲子 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 諭曰昨夜之
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
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
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
定矣遂 命班師 秋七月甲戌朔庚辰 車駕次清
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丈 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
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丁亥 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

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 上領之
既而 諭榮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
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孜對
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
喜顧太監馬雲 賜榮孜牧羊酒 戊子 車駕次雙
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太子并
詔告天下 己丑 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
太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 車駕次
榆木川 辛卯上崩

宣宗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
約舊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繫之以

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寔遣中官侯泰齋書與高煦言
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叙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
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高煦遣百戶陳剛齋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 誥勅封
贈謂 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爲奸臣而
指夏原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
地 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群臣 命行在兵
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高煦 命蹇義楊士奇夏原
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
高煦之罪告天地 宗廟社稷百神遂 親征是日
車駕發京師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

遺書論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
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非得已也王 太宗皇
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
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節本之貫高淮南受誅
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
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
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
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
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擒
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
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成福一反掌間耳其審

國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 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
下禍及無辜乃遣 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
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
皆未信及覽陳剛齋至本上誣 先帝遂及朕躬爾罪
著矣朕以 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 親率問
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
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
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 命城破之
日悔固及矣壬午復遣 勅諭之曰前 勅諭爾備矣
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 勅繫矢射城中 諭逆
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

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
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
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
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
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群臣列奏其罪請正典
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群臣復
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群臣劾
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
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已酉班師庚寅駐蹕獻縣
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

宜乘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 國家可永無

虞 上召楊榮審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吉以爲

可 上令士奇草 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

辛卯朔甲午 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 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 宗社大逆

不道宜正 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上曰國家待

宗藩具有 祖訓朕不敢違 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

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

無改 上出 御製東征記以示群臣凡書高煦之罪

及 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蓋詳備云 三年八月

上御奉天門 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 諭之曰胡虜
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
隘皆在畿內今農功將畢朕將親歷諸關瞻飭兵備卿
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
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
職扈從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
英郭敦左都御史顧佐等扈守 丁未 車駕發京師
渡潞河駐蹕虹橋 召諸將 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
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
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
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 命錦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 車駕入薊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
山川明秀田疇刈獲之後頗有遺粟滯穗 上甚喜歎
曰使他處皆如此朕何憂焉 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
武官吏耆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 諭之曰此漢漁陽
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論流聞至今古今
人材甞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 諭曰今歲斯
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
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 車駕至石門
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元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
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投死耳
遂 駐蹕石門之東 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

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
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
峰口路隘且險卑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
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
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
諸軍可後進速決策 親征 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
夜軍士皆對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
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
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

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養之恩况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旣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

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
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 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 上
喜 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大金爵併 賜之
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 賜亦如之 上
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 召文武大
臣 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 廟享之期不遠
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 廟享之
期如迫請 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
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
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都郎

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將軍店乙丑駐蹕偏嶺丙寅車駕入喜峰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皇太后置酒上壽五年八月車駕巡邊九年九月上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丁酉駐蹕洗馬嶺庚子回鑾

英宗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我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謄報時至王振勸駕親征百

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 駕發京師
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
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
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
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
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晚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
有跡虞陷 乘輿于阜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
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
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人

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
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
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
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辛酉上至土木壬
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
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目入鵠兒嶺虜兩翼邀
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
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
日向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以輜重千
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
土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

鴟草 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 今移
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
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
解甲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
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
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
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
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 戊辰報至
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
先營請還 車駕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
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閉關不納 上傳 旨曰

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 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虜擁 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門不出 朝廷聞之逮洪繫獄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

衛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
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
與彬同侍 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
衛士沙狐狸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
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 九月朔 上在虜營也先
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
綵段二百疋 賜也先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
部尚書于謙言于 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
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
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招募官舍餘丁
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

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
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顗等
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
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
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
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請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 冬十月朔 上皇在虜營也先
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
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
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道奉 上皇自紫荆
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洵

沟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爲
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
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陳綱復上勤王急務疏其
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
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
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
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
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
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
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
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

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
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必誅之乃出榜曉
諭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
粟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
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
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鑒矣
衆皆是之虜破紫荊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 命于謙
石亨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虜焚 長陵 獻陵 景
陵直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
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喉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
臣出迎 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

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今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回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 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 勅數道 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 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遲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神機營都督范

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復以 上皇北去
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也先出居庸伯顏
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
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
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
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漢王直
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
人入見 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釋楊洪于獄
中使之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
州紫荆等處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
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

并糾集忠義入援登乃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勲衛
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岨邊
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瓦解有
憂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
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逼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
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爲裹
創傳藥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
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
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
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

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
賊已退優詔褒荅焉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
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
庸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陳豫
守臨清十一月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
洪等班師還京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
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
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即此而觀邊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
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
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

陷宣府固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
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
亨信不可仗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
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
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
亨信之力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
木兒設帳迎 駕進膳上壽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
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都御
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胃
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爲表祝天行

禮也先迎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索大
臣來迎 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
冬衣 上謂必能識 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懼謝
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
於栲栳山初賊入境登率兵攝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
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
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
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
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
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
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

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 召還 三月虜分道入寇 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 命入京令軍士高盤與俱密書盤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盤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大同叅

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五月虜攻代州 六月北
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寶等使虜先是也先以
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
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雙鋹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
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參虜
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
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
遣使講迎復當從之明日 帝御文華殿 召文武群
臣論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
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頓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
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

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
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恩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
言已即退群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 旨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
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 朝廷
人一惟 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
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
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以行 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
迎復實驚訝詰 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詔曰爾奉黃紙
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北行 秋七月朔李實等
起行十一日至也兀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

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君不來呵我
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
進紵絲四百疋粳米魚肉煤炭燒酒等物泣下叩頭畢
見 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
匹以爲移營之具 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
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
留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擒殺人後至小黃河及乾
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死陳
友等不要饒他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泫
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

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之禍上皇曰朕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個閒人我還你每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入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七月虜王脫脫不花

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馬兒黑麻來議和 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丁卯楊善等至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

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
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
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
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
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
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
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
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領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
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筵與使臣送行癸酉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亦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 駐蹕丁丑宣

府南城東 駐蹕戊寅仍駐宣府下千戶龔遂榮 詔
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尚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
連日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敷言奉迎
當從厚大略謂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 宗社計
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
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
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
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
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
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 上皇至懷來將

抵居庸禮部始得 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
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薦聲曰
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
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
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 上皇至唐家嶺
遣使回京 詔諭避位免群臣迎丙戌百官迎於安定
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荅拜各述授
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 上皇至 南宮陞座群臣就
見而退 大赦天下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釁孽
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
亘古所無然上賴天心默佑 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

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回轡亦亘古所無幹
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聖神相繼于億萬
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
古之所無也固 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
時 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遣人謝曰中國有主矣虜人
抱空賢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
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
圍許焉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
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
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

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大過而士氣不無少挫耶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比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達謀出兵親征密言於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上曰未樂問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武宗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下詔親征上欲假此南遊已而擒濠伏誅詳見巡幸事中

親征祭告儀注

國朝親征祭告天地 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
行祭告師還奏凱獻俘于 廟社以露布 詔天下然
後論功行賞諸將既受封賞皆具表箋稱謝 類于上
帝前期擇日祭告天地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以往犢
幣帛作樂行三獻之禮 造于 太廟前期擇日 皇
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 太廟每 廟用牲幣
行三獻之禮其儀皆同時享但凱還則陳俘奏凱於廟
南門外 宜于大社前期擇日 皇帝服武弁乘革輅
備六軍以牲犢幣帛作樂行三獻之禮其儀同春秋祭
社稷之儀但凱還則陳俘奏凱于社北門外 禡祭儀

齋戒 皇帝清齋一日大將陪祭官以下皆清齋一日
省牲前期二日設 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 皇
太子次於大次之東 皇帝省牲位於南門外前一日
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車駕詣大次太常卿奏中
嚴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卿奏外辦導 駕官
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者各執事廩犧
令率其屬率牲自東西行過 御前省訖率詣神厨太
常卿奏請詣神厨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
神厨太常卿奏請視鼎鑊請視滌漑遂烹牲導 駕官
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還大次 陳設前一日所司灑
掃廟之内外執事設軍牙六纛神案于廟殿中之北置

軍牙神位在東六肅神位在西設蓬十有二千神位之
東爲三行西上豆十有二千神位之西爲三行東上簋
簋各二千蓬豆之間簋在東簋在西鉶三登三千蓬豆
之前俎三千登鉶之前香案于俎之前爵站于香案之
前沙池于爵站之前設酒尊所於廟庭之東幣篚位于
酒尊之北爵洗位于酒尊之南 御洗位于爵洗之南
壺坎位于神位之西北設席於坎位之前上置酒碗五
事及斟酒器具雄雞五隻以侑酌神設 御位于廟庭
之南正中北向大將及陪祭官位于 御位之南具等
重行文東武西皆北向司尊司爵洗司盥洗執爵司幣
執事各于其位設御史位于香案前左右贊禮位于御

史之南東西相向傳贊位于贊禮之南 正祭祭日清晨建牙旗六纛于神位之後牙旗在東六纛在西太常少卿率執事者各實尊罍豆簠簋登銅實幣于篚置于酒尊所置祝版于 神位之右齋郎舉牲俎入陳于案樂工執事官各服其服入就位陪祭官及諸將官服其服入就位太常卿奏讀中嚴 皇帝服武弁服太常卿奏外辦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位北向立 迎神贊禮唱迎神大樂作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素有司謹具請行事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官

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官皆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奠幣行初獻禮贊禮唱奠幣行初獻禮
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
帝至盥洗位太常卿奏揖圭 皇帝揖圭太常卿奏盥
手司盥者酌水 皇帝盥手太常卿奏悅手司巾者以
巾進 皇帝悅手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
奏請詣爵洗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
洗位太常卿奏揖圭 皇帝揖圭執爵官以爵進太常
卿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太常卿奏滌爵
皇帝滌爵司巾者以巾進太常卿奏拭爵 皇帝拭
爵太常卿奏以爵授執事者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再

以爵進太常卿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太
常卿奏祿爵 皇帝祿爵司中者以巾進太常卿奏拭
爵 皇帝拭爵太常卿奏以爵授執事者 皇帝以爵
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
酒尊所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詣酒尊所執
爵官捧爵從行至酒尊所太常卿奏稽圭 皇帝稽圭
執爵官以爵進太常卿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
罍酌醴齊太常卿奏以爵授執事者 皇帝以爵授執
爵官執爵官復以爵進太常卿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
尊者酌醴齊太常卿奏以爵授執事者 皇帝以爵授
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卑

牙神位前執爵官捧爵司幣者捧幣前行導 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升廟壇樂作至神位前太常卿奏
跪播圭 皇帝跪播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 皇帝之
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上香上香三上
香司幣者奉幣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幣司幣
者興還本位太常卿奏奠幣 皇帝奠幣執爵官奉爵
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執爵官興還本位太
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
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樂止讀祝官取祝
版于神之右跪讀訖興以祝版復置於牀退還位太常
卿奏俯伏興拜興平身 皇帝俯伏興樂作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太常卿奏請詣六纛神位前導 駕官
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詣六纛神位前司幣者捧幣執
爵官捧爵前行至神位前樂作其上空真幣祭酒讀祝
並如軍牙神位前之儀太常卿奏復位導 駕官同大
常卿導引 皇帝復位 亞獻贊禮唱行亞獻禮其儀
與初獻同但不奠幣讀祝酒酌醴齊 終獻贊禮唱行
終獻禮其儀與亞獻同 飲福 贊禮唱飲福受胙執
事者酌福酒減神前胙肉太常卿奏詣飲福位導 駕
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牙纛神位前飲福位北向
立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
興拜興平身樂止太常卿奏跪播圭 皇帝跪播圭執

奉福酒跪進于 皇帝之右太常卿奏飲福酒 皇
帝受爵祭酒少許飲福酒太常卿奏奠爵 皇帝奠爵
訖捧胙官奉胙跪進于 皇帝之右太常卿奏受胙
皇帝受胙以胙授左右左右跪受胙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俯
伏興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太常卿奏請 復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復位 徹豆贊禮唱徹
豆樂作掌祭官各徹豆樂止贊禮唱賜胙太常卿奏
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在位陪祭官皆再拜傳替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陪祭官皆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送神贊禮官唱送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在位陪祭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陪祭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望燎贊禮唱望燎讀祝官取祝捧幣官取幣掌祭官取饌詣望燎所太常卿奏詣望燎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望燎位贊禮唱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執事殺雞刺血於酒碗中爵神訖擲鷄於四下燎將半太常卿奏禮畢道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

祭所過山川儀 皇帝齋戒一日陪祭官及執事官皆齋戒一日前期 命有司具牢饌

嶽鎮海瀆用太牢中山用少牢山川用特

牲若行速則用酒脯而已

省牲前期設

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

設 皇帝省牲位於廟南門外前一日導 駕官同引
禮官導引 車駕詣大次引禮官奏中嚴 皇帝服通
天冠絳紗袍引禮官奏外辦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官各執事廐犧令率其屬牽牲
自東西行過 御前省訖牽詣神厨引禮官奏請詣神
厨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至神厨引禮官奏
請視鼎鑊請視滌漑訖遂烹牲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
引 皇帝還大次陳設祭前設籩豆各一千神前籩實
豆實設牲饌于神位之前設香案于牲饌之前設爵鹿脯
于香案之前沙池于爵鹿脯之前設酒尊所于廟庭之東
西向爵洗於酒尊之南 御洗于爵洗之南設 御位

于廟庭之南北向陪祭官位于 御位之南異位重行
文東武西北向司幣司尊司爵洗執爵執事各于其位
設典儀位于廟庭之南東西相向傳贊位于典儀之南
東西相向 正祭祭日清晨掌祭官率執事官各實酒
饌脯簪於器實幣於篚置酒尊所置祝版于神位之右
陳牲于神位之前執事官各服其服入就位陪祭官服
其服入就位引禮官奏請中嚴 皇帝服武弁引禮官
奏外辦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
至位北向立 迎神典儀唱迎神大樂作典儀唱行禮
引禮官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典儀唱在位官皆

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官皆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真幣行酌獻禮典儀唱真幣行酌獻禮引
禮官奏詣盥洗位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至
盥洗位引禮官奏搢圭 皇帝搢圭引禮官奏盥洗手司
盥洗者酌水 皇帝盥洗手引禮官奏悅手司巾者以巾
進 皇帝悅手引禮官奏出圭 皇帝出圭引禮官奏
請詣爵洗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洗
位引禮官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引禮官
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引禮官奏滌爵
皇帝滌爵司巾者進巾引禮官奏拭爵 皇帝拭爵引
禮官奏以爵授執爵官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引禮官

奏出主 皇帝出主引禮官奏請詣酒尊所導 駕官
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詣酒尊所執爵官捧爵從行至
酒尊所引禮官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引
禮官奏受爵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罍酌酒引禮官奏
以爵受執事者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引禮官奏出主
皇帝出主引禮官奏請詣神位前執爵官捧爵司幣
者捧幣從行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至 神
位前引禮官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
進于 皇帝之左引禮官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
上香上香三上香司香官興還本位司幣者以幣跪進
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幣司幣者興還本位引禮官

奏奠幣 皇帝奠幣執爵官奉爵酒跪進于 皇帝之
右引禮官奏受爵 皇帝受爵執爵官興還本位引禮
官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
奠爵引禮官奏出主 皇帝出主讀祝官取祝版跪讀
于神位之右讀訖以祝版復置于牀興還本位引禮官
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俯伏興樂作拜興拜
興平身樂止引禮官奏請復位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
引 皇帝復位 飲福典儀唱飲福受胙執事者酌福
酒減神前胙肉引禮官奏詣飲福位導 駕官同引禮
官導引 皇帝至神位前北向立引禮官奏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引禮

官奏稍前跪播圭 皇帝稍前跪播圭執事奉福酒跪
進于 皇帝之右引禮官奏飲福酒 皇帝受爵祭酒
少許飲福酒引禮官奏奠爵 皇帝奠爵訖捧胙官奉
胙跪進于 皇帝之右引禮官奏受胙 皇帝受胙以
胙授左右左右跪受胙引禮官奏出圭 皇帝出圭引
禮官奏俯伏興拜興平身 皇帝俯伏興樂作拜
興拜興平身樂止引禮官奏請復位導 駕官同引禮
官導引 皇帝復位 徹豆典儀唱徹豆樂作掌祭官
各徹豆樂止典儀唱賜胙引禮官奏 皇帝飲福受胙
免拜典儀唱陪祭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陪祭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送神典儀唱送神

引禮官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樂作拜興
拜興平身樂止典儀唱陪祭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望瘞典儀唱望瘞讀祝官取祝捧幣官
取幣掌祭官取饌詣瘞所置坎實半土典儀唱可瘞引
禮官奏禮畢導 駕官同引禮官導引 皇帝還次陪
祭官以次出

奏捷儀注

凡各處奏捷鴻臚寺於早朝將差來人役引至 御前宣
讀捷音 隆慶六年今擇吉宣捷至日不奏事次日行
慶賀禮 萬曆八年定凡大捷於常朝期宣奏捷音是
日百官各具吉服候宣捷之後鴻臚寺官致詞行五拜

三叩頭禮本日早即遣官薦告 郊廟行翰林院撰文
太常寺辨祭品中捷以下止宜捷不行祭告慶賀禮

獻俘儀注

穆宗隆慶四年十二月禮部奏是日文武百官具朝服詣
午門前行慶賀禮先一日內官設 御座于 午門
樓前楹正中是日早錦衣衛設儀仗于 午門前 御
道之東西向教坊司陳大樂于 御道南東西相向鴻
臚寺設贊禮二人于 午門前東西相向設文武官侍
立位于樓前 御道南文武西相向及刑部獻俘官
位于 午門前 御道東稍南西向設獻俘將校位于
午門前 御道西稍南北向引禮引文武官東面

立獻俘將校引俘列于午門前西邊文武班之後伺
候上常服御皇極門鍾聲止鴻臚寺跪奏請上
乘輿樂作至午門樓上陞座樂止鳴鞭訖鴻臚寺
官宣奏畢贊獻俘將校引俘至獻俘位北向立定俘跪
于將校之前刑部官詣樓前中道跪奏云具官臣某奏
云某官以某處所俘獻請付所司候旨傳下刑部官
承旨訖即同將校押出施行文武百官入班北向立
唱排班班齊致詞官詣中道跪致詞稱賀訖贊鞠躬樂
作五拜三叩頭興平身樂止鴻臚寺官跪奏禮畢樂作
駕興樂止百官以次退

